



程国煜 / 著

《诗经》修辞同义词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程国煜 / 著



《诗经》修辞同义词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修辞同义词研究/程国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61-7331-2

I. ①诗… II. ①程… III. ①《诗经》—修辞—同义词—研究
IV. ①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090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2
字 数 403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修辞同义关系的“同”与“异”

——序程国煜《〈诗经〉修辞同义词研究》

李运富

三年前，我曾给李艳红女士的《〈汉书〉单音节形容词同义关系研究》写过序，其中说：

在语言学界，同义词的研究是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课题。说它重要，因为它是语言表达中以情设词、同义替换的有效修辞手段；也是注释家解读文本、编辑字典辞书时同义相训的基本方式；更是类聚词语、描写词语系统的客观依据。说它复杂是因为，首先，“同义”的概念不专指“词”而言，也可以指同义字（例如某字跟某字的构意相同，《说文》叫“同意”）、同义语（例如成语和谚语之间可以同义）甚至同义修辞（例如不同的表达方式可以同义），这些关系如何处理比较麻烦；其次，即使就“词”而言，有的“同义”是指词的义素而言，有的“同义”是指词的义位而言，有的指一个义素或义位而言，有的指多个义素或义位而言，有的指贮存状态下的固定意义而言，有的指使用状态中的临时意义而言，有的指复合词的参构语素义而言，有的指整个复合词的合成词义而言，这些不同的“同义”常被混为一谈；再次，所谓“同义”并不真正相同，总是有“异”存在的，甚至研究同义词的重点并不在“同”而是在“异”，那么如何辨别各种不同的“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后，还有个词音和词性的问题，由此又引出跟同源词的关系，等等。

可喜的是，这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一直有人在研究，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诗经〉修辞同义词研究》就是程国煜先生奉献给学术界的一项新成果。程先生2006年曾来北京师范大学访学，在确定研究课题时跟我商量，我就建议他做这个题目。尽管我对“修辞同义词”并没有什么研究，但凭语感

觉得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诗经》中有许多词语的语境表达义应该近同，却无法按照一般的同义词沟通理解，我想应该可以从修辞的角度加以阐释。程先生接受我的建议，一年访学结束，写成《〈诗经〉修辞同义词研究》的论文，刊发于《励耘学刊》总第5期（2007）。那篇论文已就《诗经》修辞同义词的几个主要问题做了探讨，作为访学成果，我很满意。没想到几年后，程先生来信说他把论文扩展成了一部专著，希望我能给他写个序。我一看稿件，竟然从论文的1.5万多字扩充到了专著的25万多字，这令我既高兴又惊讶。专著在原来论文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诗经》修辞同义词的有关问题，“上篇”不仅有诸如修辞同义词跟词汇同义词的关系、《诗经》修辞同义词的研究方法、《诗经》修辞同义词的形成基础与基本类型、《诗经》修辞同义词的构组与辨析、《诗经》修辞同义词的修辞作用等着眼“修辞”的论述，而且有从《诗经》修辞同义词看古汉语同义并列复合词，从《诗经》修辞同义词看古人的认识能力等内容，基本形成了描述《诗经》修辞同义词的自足框架。更为难得的是，“下篇”按照《诗经》修辞同义词的基本类型列举了全部词例，每组修辞同义词例都包括构组和辨析两项内容，这样翔实的材料分析，大大增加了专著的分量。

当然，这部书稿在标题拟定、行文表述方面还不太精致，在有关问题的讨论及材料分析上也可能见仁见智，但它以专书为研究对象，又以专著的形式来展现，第一次从修辞和词汇相结合的角度正式提出专书修辞同义词的问题，第一次描述《诗经》修辞同义词的基本面貌并穷尽性地提供全部材料，这种开创之功是值得肯定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再深入讨论某些问题就会方便得多。下面就《诗经》修辞同义的认“同”和别“异”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通常所说的同义词，是就储存状态而言，即两个词的数个义项中，只要各有一个义项相同，就算同义词。储存状态下的同义词的认同别异是针对词的全部功能的，所以一组同义词要“认同”，但也可以“别异”。而修辞同义词则与此不同，它是就使用状态而言，是针对具体的某个义项来分析的，所以要么是“同”，要么是“异”，“同”时要说明该组词“同”的是什么义，为什么能同义；“异”时要说明它们的不同意义各是什么，为什么要共现使用。可见对具体语境中的某组修辞同义词，站在理解赏析的角度，认同和别异是各有偏重的。这就需要首先弄清楚具体语境中的一组修辞同义词究竟是在

“同”的义项上发生了关系，还是在“异”的义项上发生了关系。

古人有所谓“对文则别，散文则通”，可以借用来帮助我们确定修辞同义词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义是取“同”还是取“异”。“对文”就是一组词相对出现，即在不同的语位上共现，这时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散文”就是一组词的某个成员单独出现，但在这个成员的语位上可以换用同组的其他成员，那么替换使用的一组词表达的应该是同一个意义。就《诗经》而言，异位共现的修辞同义词和同位换用的修辞同义词都有，分析时应区别对待。例如：

(1) 去其螟螣，及其蟊贼。(《小雅·大田》)

(2)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召南·采蘋》)

这是两个含有异位共现修辞同义词的例句。例(1)的“螟、螣、蟊、贼”四词的上位义相同，都属于害虫，所以在害虫的意义上可以看作一组同义词。但在句中使用的不是它们的共有义“害虫”，而是互有区别的专名义。《毛传》：“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可见“螟、螣、蟊、贼”分别指吃植物心、叶、根、节的不同害虫。这里之所以共现，是因为这些害虫共同侵害田间的幼苗，一一列出同一对象的不同侵害者，可以显示害虫之多和稼穡之苦，强调其“异”才能体会作者使用这组同义词的修辞目的。例(2)的“筐”与“筥”、“锜”与“釜”也分别属同类同义词。《毛传》：“方为筐，圆为筥。”则“筐”与“筥”同属竹制容器。《毛传》：“锜，釜属，有足曰锜，无足曰釜。”《说文段注》：“锜，三脚釜也。”则“釜”与“锜”同属锅类器物。尽管“筐”与“筥”、“锜”与“釜”属于同类同义词，但在句中的使用义仍然是各自的专名义，否则“及”作为并列连词就无法落实。这些类属相同的同义词由于在句中占据着不同的语法位置，各自表达不同的专名意义，作为修辞同义词来分析时，应该强调其“异”，才能体现修辞的本意。

某组同义词如果处于同位换用的语境，那其修辞取义则在于“同”，强调的是共同的意义特征。例如：

(3)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

啾啾。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漙，为絺为绌，服之无斁。

(4) 緜緜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例(3)是《诗经·周南·葛覃》的前两章。其中前三句结构、语意都相同，只是第二章将第一章相同位置的“萋萋”换成“莫莫”。例(4)是《诗经·王风·葛藟》的全部三章，其中第一章的“在河之浒”在第二、第三章分别换成“在河之涘”“在河之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位换用”语境。用以替换的词语本来是潜在的，每次只能出现一项；而《诗经》用重章叠咏的方法将可以替换的词语分章列出，就整个诗篇来说好像是“对文”共现，但就单章来看，仍然是“散文”式的替换用法。所以这种重章同位换用的词语一般应该意义相同。例(3)《毛传》：“萋萋，茂盛貌。”朱熹《诗集传》：“莫莫，茂密貌。”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广雅》：‘莫莫，茂也。’莫莫犹言萋萋，故训为茂。”可见“萋萋”与“莫莫”属于同义换用。例(4)《毛传》：“水厓曰浒。”《说文·水部》：“涘，水厓也。”《说文·水部》：“漘，水厓也。”可见“浒”、“涘”、“漘”也属于同义换用。为什么要在不同章段换用同义词语，就需从修辞上解释了。一则求变化，二则为叶韵，所以如此之类的同义换用是有特殊的修辞目的的。对这种分章换用的同义词语如果从词义上硬生生地辨析其“异”，似乎没有必要。

以上所论同义词实际上离开《诗经》语境仍然成立，只是用在《诗经》中另有修辞效果，这就是程著所说的“语境词汇同义词”。《诗经》中还有不少“语境临时同义词”，更需要从修辞上说明其“同义”的实质和所以同义之“理据”。例如：

(5) 蔣兮蔣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蔣兮蔣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6) 彼美淑姬，可与晤歌。

彼美淑姬，可与晤语。

彼美淑姬，可与晤言。

例(5)《郑风·蔣兮》是《诗经》中最短小的诗，共二章八句。其中第一章的“风其吹女”第二章同位换用为“风其漂女”。《毛传》：“漂犹吹也。”“漂”与“吹”八竿子打不着，应该是“飘”的通假字。“飘”怎么会与“吹”同义呢？这就是语境临时赋予的。但语境临时赋予也应该有某种理据，不能无缘无故就说“某犹某”。其实“飘”是“吹”的结果，风一吹，树叶就飘起来，所以“飘”包含着“吹”义，所以作者把“飘”用在跟“吹”相同的语位，所以毛传说“飘犹吹也”。这可以解释为因果相关而临时产生的同义。但这种同义与其看作字面的替换，不如看作字面意义的加合，即“飘”字面上对应于“吹”，而实际上并不是为取代“吹”，诗人要表达的意思应该等于第一章“吹”和第二章“飘”词义的加合，也就是说，第一章的“风其吹女”和第二章的“风其飘女”都是指风把树木的枯叶“吹得飘落”。这样来理解“吹”与“飘”的意义关系和修辞作用，则不仅能满足求变化、协音律的需要，而且使表义更为丰富生动，也许更符合诗意。那么“飘”与“吹”的同义就不是词义的不同，也不完全是为了替代，而是换用相关词语以便把相关词语加合起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例(6)是《陈风·东门之池》中三章的各两句，说“语”“言”同义，大家能接受，而说“歌”与“语”“言”同义，则缺乏训诂依据。实际上也需要将“歌”与“语”“言”合起来理解，才可能符合诗意。“可与晤歌”“可与晤言”“可与晤语”并没有分别解释的必要，而是总体表达或者都是表达“可以跟他一起唱唱歌、说说话”的意思。当然，“歌”与“语”“言”之所以能够合起来理解，也是因为它们同类相关。这种分言合解式的修辞同义现象在《诗经》中并不少见，其原理有点像“互文”，甲句包含着乙句的意思，乙句包含着甲句的意思，甲乙句合起来理解才能得到完整的意思。

除了相关加合的同义形式外，《诗经》中的语境临时同义还更多地表现为同类概括。即分章列举同类的具体事物，实际表达的是从具体事物概括出的抽象类属义。例如：

(7) 予子干旄，在浚之郊。素丝紕之，良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予子干旂，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予子干旌，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这是《诗经·邶风·干旄》的全文。其中“旄、旂、旌”如果“对文”的话，是古代三种不同的旗帜：旄，用旄牛尾做装饰的旗帜；旂，用鸟隼图画做装饰的旗帜；旌，用五色羽毛做装饰的旗帜。而在此诗中分置三章，各自属于“散文”，其义可通。就是说，该诗并不强调三种旗帜的区别，而是取它们的共属概括义：旗帜。那为什么不直接用通名或表示上位概念的词语？这就有修辞同义的妙处了：除一般同义替换所具有的变化、叶韵等作用外，概括起来理解还兼有举例或不确定的模糊效果，即“像旄、旂、旌之类的旗帜”。同样的道理，尽管“郊、都、城”各有其义，但都属于市区外的地域，《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陈奂《诗毛氏传疏》：“周制，乡、遂之外置都、鄙，都为畿疆之境名。”城，本指城墙，亦属市区外围。诗句“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并非要精确区分具体位置，只是概言在城外某个地方而已，所以只取“郊、都、城”的类属概括义：郊外。“紕”重在缝合，“组”义为交织，“祝”（通“属”）义为用线连接，三词本不同，但在重章“素丝紕之”“素丝组之”“素丝祝之”的语境中，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当取其共属概括义：缝制。究竟旗帜上的装饰是怎么缝制的，可能是“紕”，可能是“组”，可能是“属”，也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而是另外某个近似的方式，模糊表意即可，不必认真追究。其实“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也是同一个意思，皆指良马很多，而不是一会儿四匹马，一会儿五匹马，一会儿六匹马。凡此类重章同义，如果拘泥字面原义，辨析彼此差异，可能失去诗章修辞的含蓄模糊之美。当然，《诗经》的重章叠句往往同义，但不必尽为同义。如“何以畀之”与“何以予之”同义，都是指拿什么东西送给他；可“何以告之”则是拿什么话来向他诉说。“告”与“畀、予”，我们无法找到同义的理由，就不能强以“语境”加之。所以说《诗经》的章法句法可以为修辞同义创造语境，但不能为词语同义提供理据，因而这样的语境同义不是必然的。

总而言之，从词汇的角度来分析词语的同义关系，针对的是词语的全部功能，故可认其“同”而辨其“异”，“同”“异”共存于词际之间。而从修辞角度来理解词语的同义关系，则是针对某个具体意义，所以要根据实际使用语境或求“同”而舍“异”，或取“异”而略“同”。一般来说，“对文”（对立使用）取其“异”，“散文”（单独使用）求其“同”。“散文”之“同”，或替换同义，或加合同义，或概括同义，已经不限于“词”的层面。这些修辞同义关系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于一般词汇同义的特点，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2013年2月6日

目 录

修辞同义关系的“同”与“异”

——序程国煌《〈诗经〉修辞同义词研究》…………… 李运富(1)

上 篇

第一章 《诗经》词汇同义词研究述评……………	(3)
第一节 《诗经》简介……………	(3)
第二节 《诗经》词汇同义词研究概况……………	(7)
第二章 《诗经》修辞同义词的界定与研究方法……………	(11)
第一节 修辞同义词的界定……………	(11)
第二节 《诗经》修辞同义词的研究方法……………	(15)
第三章 《诗经》修辞同义词形成的基础与基本类型……………	(22)
第一节 行文特点和章法特色所形成的修辞同义词及其类型……………	(22)
第二节 方言词语和诗乐结合所形成的修辞同义词……………	(22)
第三节 诗歌押韵和诗歌节奏所形成的修辞同义词……………	(24)
第四章 《诗经》修辞同义词的构组与辨析……………	(26)
第一节 《诗经》修辞同义词的构组……………	(26)
第二节 《诗经》修辞同义词的辨析……………	(30)

第三节 构组与辨释应注意的问题·····	(34)
第五章 《诗经》修辞同义词的修辞作用·····	(36)
第一节 叠咏修辞同义词的修辞作用·····	(36)
第二节 连文修辞同义词的修辞作用·····	(39)
第三节 对出修辞同义词的修辞作用·····	(41)
第六章 《诗经》修辞同义词与古汉语同义并列复合词·····	(45)
第一节 修辞同义词与古汉语同义并列复合词的判定·····	(45)
第二节 《诗经》中的古汉语同义并列复合词·····	(47)
第七章 《诗经》修辞同义词与古人的认识能力·····	(54)
第一节 《诗经》修辞同义词与古人求同认识的深化·····	(55)
第二节 《诗经》修辞同义词与古人区分认识的深化·····	(56)
 下 篇 	
第八章 《诗经》叠咏修辞同义词研究·····	(61)
第一节 《诗经·风》叠咏修辞同义词研究·····	(61)
第二节 《诗经·雅》叠咏修辞同义词研究·····	(166)
第三节 《诗经·颂》叠咏修辞同义词研究·····	(191)
第九章 《诗经》对出修辞同义词研究·····	(196)
第一节 《诗经·风》对出修辞同义词研究·····	(196)
第二节 《诗经·雅》对出修辞同义词研究·····	(229)
第三节 《诗经·颂》对出修辞同义词研究·····	(293)
第十章 《诗经》连文修辞同义词研究·····	(305)
第一节 《诗经·风》连文修辞同义词研究·····	(305)
第二节 《诗经·雅》连文修辞同义词研究·····	(318)

第三节 《诗经·颂》连文修辞同义词研究 (342)

参考文献 (353)

后记 (359)

《诗经》研究论文集

上 篇

第一章 《诗经》简介

第一章 《诗经》词汇同义词研究述评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之一，《诗经》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术——《诗经》学。《诗经》作为语言资料的研究价值十分宝贵，它是考察春秋以前汉语面貌和文化现象的一部最珍贵的文献。目前，从研究角度上看，研究《诗经》同义词主要有两种：一是从词汇角度研究，二是从修辞角度研究。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诗经》同义词的研究仅限于词汇角度，少有学者从修辞角度进行探讨，可以说，《诗经》修辞同义词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的边缘、交叉地带，而从这一角度研究又具有重要意义和实用价值。

第一节 《诗经》简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公元前 1100 年到公元前 600 年，五百多年间的诗歌 305 篇。

《诗经》在先秦叫作《诗》，或者取《诗》的数目整数叫《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但是，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首。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按当初所配乐曲的性质，分成风、雅、颂三类。

“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括了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即“十五国风”，共 160 篇，占了《诗经》的一半以上。与《雅》《颂》相比，《风》显得活泼，生活气息更浓，如开篇《关雎》写初涉爱河的青年；《氓》写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哀怨；《静女》写恋爱时的微

妙心理。

“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一共有 105 篇。“大雅”是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小雅”则是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

“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赞颂神明，现存共 40 篇。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被誉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是中国几千年来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在《论语·季氏》里也有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并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此后，它与《书》《礼》《易》《春秋》并称“五经”。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人物，都把《诗》当作教本，传授不绝。虽经秦始皇焚书，但《诗》由于学者的口头传诵，得以流传下来。

《诗经》在中国以至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

《诗经》的表现手法：以四言为主，讲求节奏和用韵，常常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具有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一 《诗经》的集结

《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一）王官采诗说

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左传·襄公十四年》：“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孔丛子·巡狩篇》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另外在《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闲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当时的采诗